

澳華新文苑

第1267期(A)



神農架遊記

梁曉純

旅遊真好，特別是對於不常出門的人，每一次的出行，都將牽出一段銘記於心的愉悅。

這次中國旅遊可謂準備充分，幾個階段的活動行程滿滿，這樣的放飛前的興奮心情，大概只有在兒時即將參加學校組織的遊園活動時才有過，早早的就充滿了期待。然而隨著出發日期的臨近，內心裡卻隱隱地泛起了一絲憂傷，因為漸漸明白就像眼前的等待必將成為過去一樣，那激動人心的旅行究竟也是短暫的，精彩過後，恢復平淡的生活，那時，我在人生這條不歸路上，便又多走了一程。再一想，管他呢，有了這段好日子過已經足夠了，我要把它當作一輩子來享受。



梁曉純在神農架景區。

於是，在飛機著陸於上海那一刻起，我便忘掉了過往，也不再去擔心將來，全身心地投入在這次旅行當中，雖然疲累，步伐卻矯健了許多，特別是從遊三峽起，和兩位老同學結伴而行，仿佛一下子年輕了好幾十歲，回到了學生時代。

我們夫妻和大學好友老牛夫妻乘著游輪，從重慶到三峽大壩，是一段新奇而快樂的旅程。參觀三峽大壩之後，巴士將我們拉到了宜昌市內。我們便和一直在武漢工作的湖北籍的同學老馬會合了。事實上，此番從坐遊輪開始的行程都是由老馬負責做的攻略，他一如在校當學生時那般模樣，辦起事來特別的認真仔細，事情一旦交給了他你就放心好了，這是一種從娘胎裡帶來的謙恭、奉獻的品格，他帶著這品格走過了幾十年風雨沉浮的職業生涯，直到退休了也沒改變。

雖然一見多年不見，但大家相聚時並沒有什麼客套話，有的還是彼此間的調侃，加上我這麼個不諳世故的澳僑，幾個回合下來都徹底沒有了矜持，放鬆下來。唯一使老牛和我略感失望的，是老馬不能喝酒，這對於幾天來中午晚上每餐必酒的我倆是不可接受的。在為我們辦的接風宴上，老牛硬是給老馬倒了些紅酒，不想他只喝了一口，就滿臉緋紅有點嚇人，看起來確實不能再勸了，尤其是接下去的行程是神農架景區，那是海拔1000到3000多米高的一帶山區，還是小心為上。這樣一來更顯得老馬是專門來陪我們的，看著他那無怨無悔的公僕模樣，我們心生感動。

車子開始進入山區，司機小侯是老馬聯繫的，他是當地一家旅遊公司帶小團的司機兼導遊。一路上小侯用他那帶有土味的當地普通話做著講解，話題自然地落在了野人身上。他很肯定地說過去確實有人看見過野人。科研工作者在考察時也發現了野人的腳印，非常的大。還發現了野人的毛髮，是紅棕色的，在博物館裡就有。以前很小的時候聽爺爺講，你要是經過有野人的地方，手上要戴個竹筒，如果野人看到了你，他不會吃你，而是看到你就非常開心，抓住你的手不放，哈哈大笑，直到笑昏，等他昏過去時，你再把手從竹筒中抽出來脫身。

小侯接著說，這裡也出現過超自然現象，很神秘的，過去小孩子上學時目擊過野人，等專家來考察時又看不到了，說明野人是有感應的，科學的盡頭是玄學。他接著講到：我自己的親媽，身體非常差，有一次被別人附了體



梁曉純在神農架科考館前。

了，說著別人的話，忽然從床上坐起來，她說的話我們也聽不懂，當時我舅舅是村裡的算命先生，看到洗臉盆裡面還有點水，就往我媽臉上一潑把她搞醒了。還有一次我的朋友開車撞到一個年輕女子，在王家河的一條大道上。出事後他給我打電話說他撞人了，我上車看到那個女的，還醒著，身上也沒有血，我朋友就跟她說，我給你點錢，以後你也別賴上我。結果他把她送到醫院，把人放下就跑了，沒多久那女的瞳孔放大死了。後來他還是被抓到了，對方家屬要他賠十一萬，他沒有錢只給了三千，又坐了兩年牢。十年以後，他的右手不小心骨折了，騎摩托只能靠左手扶把，經過那條大道附近他當年撞人的地方。我看了錄影，當時他並沒有遇到什麼狀況或是障礙，可能是左手沒用上勁，他的摩托直接撞上了路邊的電線杆子，一滴血都沒流，死了，那個女的在那裡等了他十年。這都是我親身經歷的，所以說，頭上三尺有神明，人都有因果報應。我這朋友生前總做壞事，偷人家東西，家裡拆遷後有了點錢就去吸毒。所以人要善良，另外身體健康也是一樣，什麼事不要糾結，要豁達，身上的病很大程度是心理造成的。

真沒想到這番話是從眼前這位膚色黝黑、身材敦實的鄉下司機嘴裡說出來的。

幾小時後，小侯告訴我們，前方就是有名的“大九湖國家濕地公園”了。顧名思義，這是由九個大湖連成的一大片國家5A級景區，湖與湖之間的距離有的比較遠，需要乘坐小火車。

進入景區，我們乘坐小火車到了第一大湖，這裡已有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高度，湖面平靜如鏡，映著天上亮麗的白雲，新鮮富氧的空氣直入肺腑，使人頓覺神清氣爽。確如小侯所說，這裡是個天然的大氧吧，測量時直接爆表。不少身體不好的人來這裡療養，氧氣吸進去，血樣指標好了，有些病就可以痊癒。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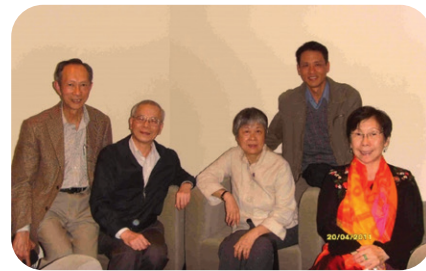
以水為心，以文為脈

——心水先生文學世界的守望與拓新

作為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兩任掌舵人，心水先生的創作，始終與他推動全球華文文學交流的使命同頻共振。

他的文字，既深植中華文脈的厚重根基，又以開闊的視野擁抱海外華人的生存體驗，在文化交融的坐標系上，搭建起一座連接故土與遠方的精神橋樑，為當代華文文學注入了兼具溫度與深度的生命力。

心水先生的創作，最鮮明的底色是對文化根脈的虔誠守望。他的文字裡，始終流淌著對故土風物、鄉土倫理的深情凝視。無論是描摹故鄉田埂上的晨霧，還是追憶祖輩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他總能以細膩的筆觸，將鄉土記憶轉化為具有普遍共鳴的情感符號。在他的散文中，老屋的樑柱、村口的老槐，不僅是具象的場景，更是承載文化基因的載體，藏著華人對根的眷戀與認同。這種對根脈的堅守，並非抱殘守缺的懷舊，而是以文學為錨，為漂泊的華文創作錨定精神原鄉，讓文字始終保有源自文化母體的底氣與力量。



心水及夫人婉冰陪同陳若曦到悉尼訪問。這是2011年4月20日到達悉尼時在旅館的合照（左起：心水、何與懷、陳若曦、張奧列、婉冰）。

同時，心水的創作從未局限於故土的方寸之地，而是以開闊的視野，深耕海外華人的生存圖景與精神世界。作為推動華文文學交流的核心人物，他深諳海外華人在文化夾縫中的堅守與求索。他的小說中，常以海外華人為主角，刻畫他們在異質文化語境下的身份困惑、價值抉擇與精神突圍。不同於獵奇式的異域書寫，他始終站在平等對話的立場，既寫出了華人面對文化碰撞時的迷茫，也展現了他們在堅守文化底色的同時，主動融入當地社會的韌性。這種書寫，打破了文化隔閡，讓海外華人的生存

體驗被更廣泛地看見，也讓華文文學的表達疆域得以拓展，真正踐行了華文文學跨越地域、聯結人心的使命。

在藝術表達上，心水的文字兼具溫潤與厚重的特質，形成了獨樹一幟的風格。他的語言如流水般澄澈自然，沒有刻意的雕琢，卻能在平實中見深情，於樸素處藏鋒芒。敘事時，他擅長以小見大，從個體的悲歡離合切入，折射出時代的變遷與文化的交融。無論是寫鄉土的沉浮，還是寫海外的漂泊，他總能精準捕捉人物內心最細膩的褶皺，用克制而真誠的筆觸，讓故事既有情感的溫度，又有思想的厚度。這種藝術風格，既契合華文文學含蓄蘊藉的傳統，又契合現代讀者的閱讀審美，讓作品擁有了跨越年齡與地域的傳播力。

尤為可貴的是，心水的創作始終與他的文學使命同頻共振。他以作家的身份深耕文本，以協會領導者的身份搭建平臺，二者相互滋養、彼此成就。他的創作，為華文文學的交流提供了鮮活的樣本；而他搭建的交流平臺，又讓他的創作始終紮根於全球華文創作的的前沿，不斷汲取多元的創作養分。這種知行合一的堅守，讓他的作品超越了單純的文學表達，更成為連接全球華文作家的精神紐帶，推動著華文文學從分散走向聚合，從地域走向世界。

心水先生的創作，是文化守望與文學拓新的有機統一。他用文字守護著華文創作的根脈，用視野拓展著華文文學的邊界，用真誠搭建起文化交融的橋樑。他的作品，不僅是當代華文文學的重要收穫，更為全球華文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唯有紮根文化沃土，擁抱多元對話，才能讓華文文學始終保持蓬勃的生命力，在世界文學的舞臺上綻放出獨特的光彩。（2026.5.6）

林繼宗



2018年9月30日，心水先生（中立者）榮獲澳華文化界傑出貢獻獎。

避難所與喋血地

——寫於墨西哥城托洛茨基故居

當年他在那綠草如茵鮮花盛開的庭院
養雞、喂兔、種花、會友
坐在那把雪白的長椅上曬太陽
就是個普通老頭

可他註定與普通無緣
已經傾覆了一個帝國
還執意拯救整個世界
不惜以熱血染紅天下的旗幟

可奪權的被奪權的放逐
拯救世界的成了被拯救的
這裡
是他最後的避難所
也是他亡命的喋血地

那扇藤蔓花朵環繞的曉窗
看上去浪漫且無辜
卻挨過最猛烈的槍彈
臥室牆壁那些密密麻麻的彈洞
至今大睜著驚恐的眼睛

他與妻居然僥倖撿了性命

後此
碉堡、鋼門、鐵柵、高網
他把桃園裝上鐵壁鋼牆
可鐵壁鋼牆擋不住熟人的偷襲
冰鎗砸下去的瞬間
三個月的顫慄呼吸
放棄掙扎，血滴般落下帷幕
血濺痕跡，疊成驚世的悲情

角門邊那一朵玫瑰
開成一場靜默的緬懷
他就長眠在院子當中
墓道旁那高高的仙人掌張開鐵刺
硬得像他一輩子不肯彎曲的脊椎

他的四個孩子，也全沒躲過
他要拯救人類
卻没能拯救自己的兒女
更没能拯救自己

花依舊開，蝶依然飛，
一隻壁虎在血案的現場
貌似一副沉思的模樣
鐵門碉堡還在，却是一副凝固的表情
雞舍兔籠還在，却沒有了生機
因為主人睡了，再也不會醒來
一陣風輕輕搖動藤蔓
理想、陰謀、血痕、蟲鳴、蝶飛
在這瞬間纏繞交織

再大的風雲，再烈的理想
到頭來
不過一杯黃土，一場悲涼
只有那些花，草，蟲、蝶
一代一代
活過，死去
卻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

哲嘉



列夫·托洛茨基故居博物館。